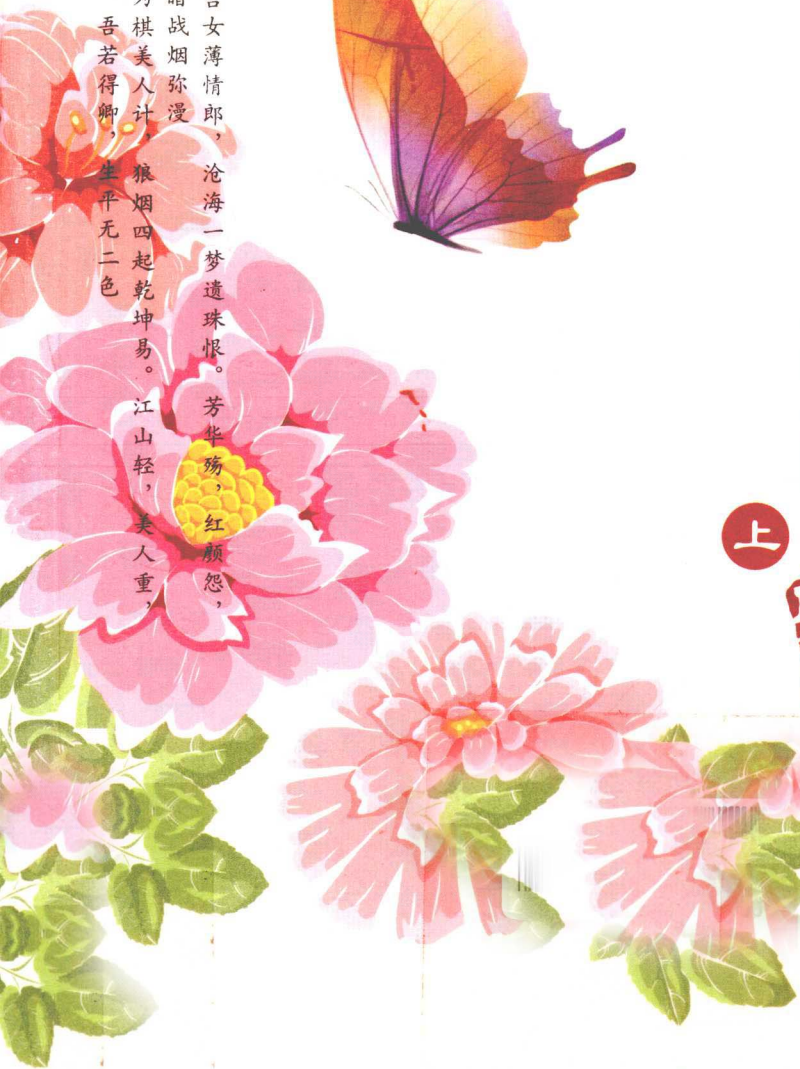




◎ 坏妃晚晚

痴情宫女薄情郎，  
 宫廷暗战烟弥漫。  
 半生为棋美人计，  
 谁云：吾若得卿，生平无二色。



Gong  
 Wei  
 Xu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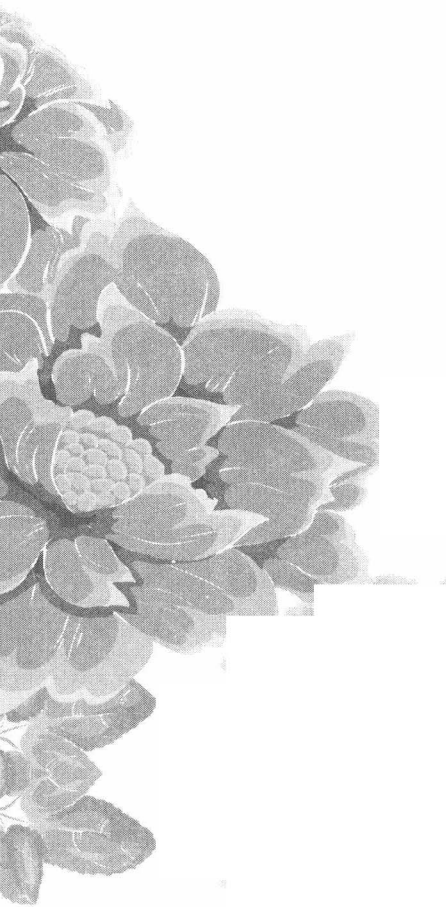
# 后宫甄嬛传

上

卿本薄凉

Gong  
Wei  
Xue

工  
笔  
画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宫闱血. 上册, 卿本薄凉 / 坏妃晚晚著. -- 北京 :  
中国画报出版社, 2012.4  
ISBN 978-7-5146-0386-6

I. ①宫… II. ①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29236号

## 宫闱血·卿本薄凉(上册)

---

出版人: 田 辉

编 著 者: 坏妃晚晚

责任编辑: 刘晓雪

出版发行: 中国画报出版社

(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, 邮编: 100048)

电 话: 010-88417359 (总编室兼传真) 010-88417409 (版权部)  
010-68469781 (发行部) 010-88417417 (发行部传真)

网 址: <http://www.zghbcbs.com>

电子信箱: [cpbh1985@126.com](mailto:cpbh1985@126.com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海外总代理: 中国国际国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: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

监 印: 傅崇桂

开 本: 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: 16

印 次: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46-0386-6

定 价: 49.80元 (全二册)

## 楔子

蜀元十三年腊月，西凉皇城郢京。

先帝驾崩已逾十多日，皇后秘不发丧，先帝生前不曾立下太子，皇后势单力薄，朝中引发了七王之乱。各位王爷都虎视眈眈地盯着那把龙椅不放。

里头卧室之中传出断断续续的咳嗽声，皇后颤抖着从床下打开机关，那暗道之中，有一个黑色匣子。她将它取出来，轻唤道：“云心，这个你收好，遗诏……咳咳，遗诏就在这里。”

荀云心接过皇后手中的匣子，狭长的凤目瞟了一眼那床上的女子，嘴角露出一丝冷笑。

“云心，本宫如今信任的唯有你了。权安王的人很快便会进京了，你去……去通知孙将军，让他护七皇子进京！”

荀云心退了一步，回头道：“来人。”

一个副将走进来，她将手中的匣子递给他，轻言道：“去通知权安王，说遗诏已经找到。”

皇后似乎才反应了过来，狠狠地瞪着面前的女子，指着她的手颤抖不已：“荀云心，你……你背叛本宫！”

荀云心略笑一声，从容地转了身：“娘娘其实早该如此做了，七皇子还成

不了气候。天下能者居之，向来如此。”

而她荀云心自始至终都是权安王的人。所以，根本不存在什么背叛。

“荀云心！”皇后的声音里恨意绵绵，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血丝满布，“你不会有好下场的！你以为……以为权安王待你是真心的吗？咳咳……”

荀云心别过脸，胜者为王败为寇，她也别无选择。

“荀尚宫，王爷进京了，在西碧崖等你。”门口，传来侍卫的声音。

上好的良驹已经候在宫门口。侍卫扶了她上马，她已经有些迫不及待，双腿一夹马腹，疾驰而去。

西碧崖，她还记得她与他初见的时候，亦是在那里。原来他也一直记得。嘴角不觉扬起一抹温暖的笑，她为他人掖庭六年，成为他在掖庭的眼睛。

他说，等他荣登大宝的时候，她便是他的皇后。

今生今世，永不相负。

“驾——”她用力挥下马鞭，进了小道，此处寂静，只听得见一遍一遍回荡在两侧林中的马蹄声。

拨开前面的树叶，那抹令她魂牵梦绕的身影就那么挺拔地站在她的面前。那抹笑，缓缓展开，令隆冬的寒气也突然生出一丝温柔来。

她迫不及待地马背上翻身下去，提起裙摆跑向他。

他的身上，比之那时候多了一抹硝烟的味道。她明白的，那是战场的味道，属于胜者的味道。他亦不再是初见时候那个衣着单薄的少年，如今的脸上，增添了一抹敛沉。

她扑入他的怀中，任由男子有力的双臂紧紧地抱住自己的身子，她只哽咽地唤得出他的小字：“云卿。”

他紧紧地拥着她的身子，轻声道：“云儿，我来了。”

她狠狠地点着头。

轻拭去眼角的泪，荀云心抬眸凝视着他。他松开抱着她的双臂，回了身：“还记得这里吗？”

她跟着他上前，笑着说：“记得。”她怎么可能忘记这里？

六年了，这里依旧如初。

崖边常年开着叫不出名儿的粉色小花，崖下终年的云雾缠绕，一眼望不见底。

六年前，她家破人亡，逼债的人要抓了她卖去青楼，她抵死不愿，拼命逃

了出来。

“你救了我，在这里。”她略扬起小脸，凝望着面前的男子。

他忽然回头，将她拉进怀中，紧紧地锁住。

“云卿……”她讶然出声。

他已经低头吻上来，他吻得温柔，大掌揽住她的纤纤柳腰。荀云心闭上了双眸，任由他有力的灵舌肆意地侵略进来，掠夺着她口中的芬芳。

身子有些颤抖，她等着这一天等了好久了。

他的声音忽而在她的耳畔响起：“还记得六年前，我在这里救了你的命。你说过，这一生你的命都是我的。”她略怔了怔，不过是那一怔的瞬间，忽然觉得男子的大手猛地将她的身子推开，她惊呼一声，身子已经凌空于悬崖之上。

他的声音再次传来：“今日也是时候还给我了。云儿，我会记得你的。可是，后位我本就没打算为你留。”

那最后一句话，让她的那句“为何”生生地吞入腹中。

眼泪疯狂地夺眶而出，她为他人掖庭整整六年，得到的竟是这种下场吗？身子急速地下坠着，唯有耳畔的风变得愈发地真实起来……

# 宮車血 御奉薄凉

楔子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沧海一梦遗珠恨 .....  | 001 |
| 第二章 废妃凝香博君宠 .....  | 014 |
| 第三章 陌路逢君花摘时 .....  | 029 |
| 第四章 皇陵剑吟惊天变 .....  | 042 |
| 第五章 绿肥红瘦问香否 .....  | 057 |
| 第六章 晋王怜情夺鞭影 .....  | 072 |
| 第七章 棒打鸳鸯难会意 .....  | 089 |
| 第八章 宫心筹谋续予嗣 .....  | 104 |
| 第九章 前狼后虎驱不尽 .....  | 118 |
| 第十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.....  | 129 |
| 第十一章 偷龙转凤梦归尘 ..... | 143 |
| 第十二章 芳华殇乱红颜怨 ..... | 158 |
| 第十三章 惊鸟附凤入彀中 ..... | 171 |
| 第十四章 素手瑶华定乾坤 ..... | 184 |
| 第十五章 舌灿莲花说襄王 ..... | 200 |
| 第十六章 机矣算尽转头空 ..... | 214 |
| 第十七章 万里河山堪复拓 ..... | 228 |

# 第一章 沧海一梦遗珠恨

## 1

乾庆二年，三月初，郾京皇宫。

“作死啊！圣驾经过还不跪下！”刘嬷嬷狠狠地推了面前的宫女一把，宫女一时间没站稳，撞上面前的石墩。

圣驾根本未往这边来，只在她们面前很远的地方缓缓地经过。

周遭一众宫人，个个都将身子伏得低低的，连着头也一起低下去。

他们都是掖庭最低贱的宫人，宫人是没有资格瞻视龙颜的。那是大不敬，轻则责罚，重则砍头。而此刻，只一人悄然地抬起了头。

那额角被撞过的地方已经红肿了起来，微微的，还透着青紫，而她此刻，却仿佛不知道疼了。目光只远远地看向圣驾远离的方向。

三月的风，温柔得一如满池的涟漪，吹过来，舒服在身上，可心却不是。

她只直直地望着，透过略微掀起的帘子，其内的人影隐约可见。那么远的距离，只能瞧得出一个大概。而在于她，却仿佛连男子长如扇的睫毛都可以清晰地瞧见。

她微微攥紧了衣角，整个人有些颤抖。

那件事过去整整两年了。

可在她的心里，却仿佛一如昨夕。那些痛苦的记忆，从不曾从她的心底隐去。

入宫快两个月了，她都没有机会再见他一次。哪怕只是一个照面。

今日这样远远地看一眼，已是走运。心底冷笑一声，她与他的距离，从来都是那么远。只是她从前一直不知道。

前面传来刘嬷嬷的声音：“好了好了，都起来吧。”说话间，她的目光落在额角红肿的女子的身上。刘嬷嬷略拧起了眉头，只因那女子仍旧跪着，目光仍旧看向圣驾离去的方向。

刘嬷嬷推开面前的两个宫女走上前，狠狠地一掌甩在她面上，骂道：“看什么看！还不起来去干活！”

那名宫女被一掌扇倒在地上，刘嬷嬷又上前一步，只见一人挡在她面前：

“嬷嬷别生气了，你看她额角都出血了，定是方才撞糊涂了。”

刘嬷嬷脸色一怒，想连着来人一起骂，却见她拔下了头上的簪子递给她：“这个送给嬷嬷了。”

簪子虽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，倒是也看得入眼，刘嬷嬷哼了声，从这宫女手上抢过簪子，又朝地上的女子道：“小蹄子，今日先饶过你！”

一众宫女忙慌慌张张地跟上她的脚步。

地上的女子这才收回了目光，尽管那个地方早已经看不见那明黄色的御驾。她忽而冷笑一声，缓缓地抬手，抚上自己的脸颊。那种恨，当是用来时刻提醒她被悬崖下荆棘毁掉的脸，时刻提醒着他给她的痛，时刻提醒着她应该记住的恨。

她可以什么都不要，却想看看他痛失所爱的样子。

“姐姐，嬷嬷都走远了，快起来吧。”方才送簪子的宫女俯身去扶她，“回去我帮姐姐包扎。”

地上的女子才回过神来，抬眸睨视着面前的宫女。她冷笑一声，甩开了宫女的手，径直站了起来。在这里怜悯别人，是不理智的。

眼泪不知何时从眼角滑出。

八年前，她第一次入宫，才10岁。

那还不到入宫做宫女的年纪，因为当时权安王的关系，将她的年龄虚报了两岁。

她也与方才的宫女一样，因为心存不忍帮过别人。可自己落难的时候，那些平时自称好姐妹的，竟一个都不曾站出来帮帮她。

在掖庭的六年，她从10岁长到16岁，看惯了人情险恶，尝尽了世态炎凉。她也终于从一个心地单纯的孩子，长成为一个薄凉狠毒的女子。

这一切，都因为爱他，都是为了帮他。是以就算是十指染上鲜血，亦不曾后悔。

抬手拭去眼角的泪，她忽而又缓缓地笑了。身体的疼痛可以消失，而心头的痛，却永远不能。

此时，入了浣衣局，便听得刘嬷嬷的声音传来：“还不快去干活！干不完，晚上休想吃饭！”

“嬷嬷，她额上的伤还没处理过，让她先回房去休息一下啊。她的活，我替她干。”额角受伤的女子回头，见又是方才替她解围的小宫女，“姐姐快回去休息吧。”

周围的宫女都在笑那小宫女傻，还指指点点地碎语着。受伤的女子迟疑着，依旧回了身，她也觉得小宫女傻。

傍晚出去的时候，那小宫女依旧在院中忙着手中的活。她到底忍不住脱口问：“为了一个毫不相干的人，值得吗？”

小宫女抬眸瞧着她，低声道：“我娘说要做个好人，来生才不会再受苦受累。姐姐，我叫穆灼，大家都叫我灼儿。”

这是她第一次记住这个叫灼儿的女子，后来漫长的日子，等她回想起那句“要做个好人，来生才不会再受苦受累”的时候，竟不知嘴角的那抹笑，究竟是释然还是无奈。

她欲跨出院子，便瞧见一顶华丽的鸾轿迎面而来。

跟在鸾轿边上的宫女已经看见了她，高傲地一仰头，便听得一侧的太监尖声叫着：“承徽娘娘驾到——”

宫女的话音才落，浣衣局的宫人慌忙都跑出来，跪了一地。

傅承徽，短短一夜从五品小媛跃居从三品的承徽。听闻她浑身柔若无骨，舞姿令人惊艳，亦是凭借这个博得皇帝的欢心。

宫女扶了轿中人下来。那双绣着海棠的丝履缓步上前来，粉色的纱裙略略飘曳着，空气里还能闻到丝丝胭脂的香味。

有什么东西被丢了过来，落于地面上。众人凝眸瞧去，是一件鹅黄的舞衣。

宫女盛气凌人地叫着：“谁洗坏了我们娘娘的衣服，识相的自个儿站出来。”

底下众人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声。

傅承徽眯起了凤目，缓缓地扫过底下众人，缓声道：“本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只是这件舞衣乃是皇上御赐。刘嬷嬷，看来你这浣衣局的尚官不能胜任啊，要不要本官挑个人选过来接任你的位子？还是今日你给本官一个交代？”

刘嬷嬷的脸色苍白了起来，忙开口：“娘娘明鉴。该死的小蹄子，还不自个儿站出来认罪！”她说的时候根本没有一丝迟疑。

刘嬷嬷的目光看过去，那边赫然就是那个额角受伤的宫女。那宫女忽而释然一笑，早该想到的结果。整个浣衣局，刘嬷嬷最不喜的就是她。

傅承徽只抬眸扫了一眼，扶着宫女的手转了身，淡淡的一句“带走”，人已经轻盈地离去。

两个太监上前来押了她走，她被迫站了起来，咬着牙道：“宫中有宫中的规矩，娘娘虽贵为承徽，也无权滥用私刑。”

傅承徽的脚步一滞，缓缓回身凝望着她，忽而笑出声来：“不错啊，对宫中规矩倒是挺熟。”傅承徽纤长的手指伸过来，捏住了她的下颚，“还多谢你提醒本宫。那就先不回萱禧宫，去慧玉宫。”

底下之人忽而僵住了。

慧玉宫里，住着如今最得宠的女子。宫里传言，只有星星摘不到，就算是金屋，皇帝也会允给她。

.....

从踏入慧玉宫的那一刻，她的心里一直忐忑不已，连着额角的伤也隐隐作痛起来。

是否会在这里遇见皇帝？

然而，直到进去，都不曾听闻任何人提及皇帝在此的话语。

她紧绷的心一寸寸地放下。

有宫女小心拂开珠帘，带着轻微的咳嗽声，惠妃苍白的脸色在赭色玉珠的映衬下显得越发虚弱，她朝傅承徽轻柔一笑：“原来是妹妹，这么晚了何故还往本宫这里来？”

傅承徽眉眼一挑，回身指着底下的女子道：“娘娘，此浣衣局的宫女洗坏了皇上赏赐给嫔妾的舞衣，还出言不逊，丝毫不知悔改，望娘娘给嫔妾一个公道！”

惠妃的眉目微转，目光落在傅承徽身后的宫女身上：“你弄坏了主子的衣服？”

半晌过去，却未听得底下之人回答半句。

傅承徽朝身侧的宫女使了个眼色，宫女几步过去，一掌扇在她的脸上，啐骂道：“惠妃娘娘问话呢！你聋了不成？”

她依旧没有抬头，只淡淡一句：“奴婢没有。”

宫女的目光一凛，再要打下去，忽而听得外头传来太监的声音：“皇上驾到——”

宫女扬起的手到底不敢再打下来。傅承徽一怔，此刻也不敢造次，惠妃已经起了身：“参见皇上。”

皇帝绕过傅承徽，轻扶了惠妃一把：“你身子不好，为何不在房内休息？”说话的时候，略冷的目光扫了边上的女子一眼。

傅承徽大骇，忙回身道：“皇上恕罪，臣妾不该来劳烦惠妃娘娘。”

惠妃温和一笑：“皇上，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。这个宫女弄坏了你送给承

徽妹妹的舞衣，来找臣妾给个说法。”

“不过一件舞衣罢了。”他低语着。

傅承徽惊出了一身汗，那件在她心目中举足轻重的舞衣，却不想在他的眼里，竟不过“罢了”二字。

“那衣服你若是喜欢，回头朕让内务府再给你送一件过去。”他依旧是淡淡地说着，扶了惠妃轻声道，“不早了，进去休息吧。”

再没有任何的话，宫女已经识趣地掀起了面前的珠帘，躬身迎他们进去。

地上那个被傅承徽从浣衣局带来的宫女，他自始至终都不曾看一眼。

被狠狠扇过的脸疼起来，她没有本能地抬手去捂住，而是在那抹明黄转身的一瞬间，沉了心抬眸看了一眼。

他的脸隐在了半边的昏暗之下，看不真切。

那个瞬间，她只来得及看清楚惠妃的面容。

态生胭红，弱柳扶风。修长的眉，迷离的眼……

于她来说，很熟悉的模样。

是了，她想起来，那多像两年前的，她的容颜。

傅承徽命她跪在慧玉宫外，直到明日惠妃给她降罪为止。

轿子已经停在宫外，宫女扶着傅承徽正要上轿，却听见有人的脚步声急促地朝这里跑来，傅承徽不免抬眸看了一眼。

月白色的光，照在来人的身上，瞧出来了，是个公公。

“慌什么？”她站住了脚步，拧了黛眉问着。

来人忙给她行了礼，面上一片惊慌：“回娘娘，不好了，冷宫传出了瘟疫！奴才正赶着来禀报皇上此事呢！”

听闻是瘟疫，傅承徽也惊出了一身冷汗。她几乎是有些本能地退开了半步，生怕面前的太监从冷宫那边过来，还在衣服上，沾染了不干净的东西。

那太监已经不再停留，抬步朝慧玉宫里头冲进去。

如今冷宫里，还住着几个废妃，也难怪这太监要那么急着来问皇帝的意思。

傅承徽的杏目一转，很快就落在了地上女子的身上，舞衣的事情惹得她很是不愉快，皇上居然在惠妃面前一点面子都不给她留着，还好她不是下人，不必默默受气。

傅承徽的樱唇微启，低言着：“今儿出了事，本宫也便不罚你了。如今冷宫想来是人手不够，你就去冷宫帮忙吧。”

.....

很快，皇帝便命人封锁了冷宫。太医已经匆匆撤出去，随身带来的几个药箱也没来得及带走。

缓步踏在青石板上，从石缝间长出的绿草都几乎齐膝那么高了。到处哀怨的哭声交织在空气里。

有宫女和太监跑了出来，朝门口处冲去。守卫的禁卫军个个面无表情，乱闯的一律处死。

她没有心生畏惧，看见那些药箱还安然地放在桌上。走上前，抬手打开，里面的药物，一应俱全。她只略微俯身，轻轻一嗅，这药箱之内，大抵有些什么药，便一清二楚。

耳畔似乎响起师父的话，医者若是连什么药都分不出，只会比病者死得更快。

走了神，才定心，便发现已经有另一人入了殿内。来人是一名女子，只一袭轻纱制的衣衫，全身上下不见一点饰物，她的脸上因为感染了瘟疫，已经有红色的点开始蔓延。

她没有退却，朝来人福了福身子：“奴婢给主子请安。”

来人皱了眉，冷宫内的宫女太监早就逃命去了，可她在这宫女的神色里，没有瞧出一丝的惊慌。那里反而有着一抹从容的淡定。

轻纱女子往前了一步，轻声问：“你懂医术？”

宫女没有否认地点头。

她又说：“如果你能医好我，他日我必当有求必应。”在冷宫的一年多时间，她从天天的期盼，到最后的绝望。而现在，生死攸关，她才猛然觉得，是该为自己做点什么事了。

“主子……”宫女跪下去，却见那布满着红点的手朝自己伸来。她没有躲，削尖的下颚被女子扼住，听轻纱女子的声音传下来：“你叫什么？”

“璇玑。”

这两个字，从她的唇角甫出，连着一丝目光都不曾回避。

师父说，璇玑亦作北极星，那颗在天空中最明亮的星星。她也想让人一眼就可以看见她，而不再掏心掏肺，只为一个不珍惜她的男人。

面前的女子显然微微一怔，仿佛是若有所思。随即轻笑着言道：“好名字。我叫江蓉。”

江蓉——

璇玑不免感到惊讶，这个名字她是听说过的，只因她是西凉历朝历代的后妃之中，第一个刚被册封，连一夜的恩宠都没有得到，就被打入了冷宫的女子。

璇玑缓缓地收回心思，她依旧唤了她一声：“娘娘。”

江蓉轻笑道：“已经一年多没人如此称呼过我了，璇玑，我也早已不是蓉妃了。”

璇玑的面色没有多大的变化，只淡声开口：“很快又是了。”

江蓉的眉眼微挑，低声道：“以前在冷宫，没有见过你。”

“奴婢因为得罪了傅承徽，是才在这当口上被推进冷宫。”

江蓉轻笑着问：“冷宫不止我一人，别的人你也救吗？”

“奴婢不救。”璇玑忽而抬眸，宁静的眸子锁住江蓉，“娘娘也不是奴婢救的，您是福大命大，没有染上瘟疫罢了。”医术可以救人，亦可以杀人。她只是西凉后宫一个普通的宫女，不想多生事端。

……

这场瘟疫，前前后后持续了半月之久。最终也只停留在冷宫，并没有外泄。

“启禀皇上，冷宫那边传来消息说，因为染上瘟疫，人都死得差不多了。只有废妃江氏，还有她的婢女活了下来。”太监佟寅站在皇帝身侧低声说道。

握着朱砂笔的手略一迟疑，他着实已经记不起江氏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女子。

佟寅依旧小心翼翼地问着：“如今冷宫还脏着，太医院的李大人说，最好把里面所有的东西都焚烧干净，整座宫殿，还需要消毒才可以。奴才想问皇上，那江氏……如何安置？”

皇帝没有答，只问：“她之前住在哪里？”

“回皇上，是祥屏宫。”

“那就暂且住那里。”

“可是皇上，江氏是废妃，这……恐怕不合规矩。”

他冷笑一声：“如此大难不死，倒也是一个奇人。规矩是人定的，朕说让她住在祥屏宫。”

听皇帝如此说，佟寅忙低头称是。

皇帝将手上的奏折翻开时，一眼，就看见那清晰的署名，晋玄王——他的七弟。

这几本奏折已经呈上来两天了，他一直没有时间批阅。此刻扫视了一遍，俊

眉微微拧起。晋玄王要进京？理由是祭拜先皇后。

当年宫变之时，先皇后已经病入膏肓，却又在他登基之后，还拖了三个多月才薨逝。只是往年，他的七皇弟却没有提及这样的要求。

起身负手行至御书房外，心底一念，是时候了，他也两年未曾见过七皇弟了。

2

在祥屏宫住了一段日子，虽然皇帝开了恩将江蓉安置在这里，江蓉依旧是个废妃。

璇玑拂开了珠帘入内，内室点着熏香。素手缓缓地拂过雕花床沿，江蓉略一笑：“你说这一次，我们会在这里住上多久？”

璇玑低垂着眼睑，轻言道：“只要娘娘愿意，会是永远。”

江蓉并没有因为璇玑的话而生气，这段日子，她已经习惯璇玑的淡定和从容，她只“嗤”地笑了：“璇玑，你可知如今这后宫之中谁最得宠？”

璇玑定了心神，她没有笑：“是惠妃。”

江蓉依旧还坐着，并没有躺下去，半晌才开口：“惠妃生得眉清目秀，倒是个美人坯子。只皇上身边的美人，从晴贵人，到柳妃，再到燕承徽、玟昭仪……她们一个个的荣宠，皆不过数日数月之久，可是惠妃已经整整荣宠一年多的时间了。璇玑，你说她凭什么留得住皇上的心？”

璇玑已经帮她掖好被角，退至一侧伺候着，此刻听她问及，璇玑倒是不知如何回答。

江蓉那双明眸一转，落在璇玑的脸上，略带着苍白之意的薄唇轻启，她的声音里夹杂着飘渺：“皇上会如此疼爱惠妃，只是因为惠妃酷似皇上之前深爱的女子。”

璇玑的脸色苍白了几分，她稳了身形开口：“皇上……曾经爱过谁？”

“关于那段事情，我也不是很清楚。传言皇上深爱的那女子，在两年前的那场宫变中惨死。”江蓉略摇着头，语气似是惋惜，“据说她是为了皇上才入掖庭做的内应，可惜她福薄，等不到皇上荣登大宝之日。”

璇玑藏于袖中的双手已是颤抖不已，内心的愤怒、仇恨一下子膨胀起来。两

年前，让她心碎的一幕再次在眼前浮现，他推她下去的样子，还有他的话……

深吸了口气，璇玑低声问：“皇上是真的爱惠妃娘娘吗？”她倒是希望他爱她，最好是刻骨的爱！

床上的女人没有睁眼，亦没有应声。璇玑只落了纱帐，转身出去。

三月的御花园已经是姹紫嫣红，步子不知不觉放慢了些许。目光落在那团淡粉的蝴蝶兰上。纤指掠过粉色的花瓣儿，先皇后是个爱花之人，她还记得这曾是先皇后最钟爱的花。

耳畔隐约响起她最后一次见先皇后之时，先皇后绝望的话语：你以为……以为权安王待你是真心的吗？

“嚓”的一声，璇玑的手指微动，不小心将面前的蝴蝶兰拧断。赫然闭上双目，她深吸了口气，直起身子娴熟地将手中的蝴蝶兰丢入花丛中，果断转身。

浣衣局里，刘嬷嬷见了璇玑像是一下子兴奋了起来，尖着嗓子叫：“小蹄子，命挺大的啊！”

见刘嬷嬷起身朝自己走来，挥起的手就要落下，璇玑只冷笑一声：“嬷嬷，奴婢才从冷宫出来，身上怕是还有瘟疫呢。”

一句话叫刘嬷嬷的脸色“刷”地白了，几乎是本能地退开好几步。见璇玑径直朝自己的房间走去，她才忍不住骂开了：“带着不干净的东西你怎么不去死，怎么还敢回来！”

璇玑仿若未闻，只推门进了房间。

下等宫女是没有单独卧室的，这个房间里，加上她，一共住了十个人。在右边靠窗的地方有个柜子，打开的时候，才发现那些略值钱的东西早已经不翼而飞。

无谓一笑，那些东西，于她而言并不是最重要的。

将抽屉整个抽出来，翻过来，在它的底下有一方男人的帕子。

她还记得这是三个月前她再次入宫的时候，因为不小心摔伤了手肘，师父给她缠上的。他还说，这是他最喜欢的一方帕子，有机会是要还给他的。其实璇玑如何不知，不过是师父要她活着。活着罢了。

纳入怀中，她没有再迟疑，只起身离开。绕了路，瞧见长廊的那一端有人走来。

璇玑一下子怔住了，是皇帝，还有另一个男子。

努力瞧了一眼，那个男人她依稀还有些印象，是韩青，早年的时候就跟随在薄奚珩身边的。如今她没记错的话，应该就是皇城的禁卫军统领吧？

她略垂下眼睑，皇帝既然将她们安排在祥屏宫，必然会对那个大难不死的废妃留个心眼儿。她其实一直在等一个机会。

心绪平静下来，她没有再往前，而是猛地转了身。

身后的脚步声已经可以清晰地听见，果然，很快传来韩青有力的声音：“大胆，见了皇上不行礼！”

不行礼，直接掉头或者绕道离开的宫人，是可以拖出去砍头的。

璇玑忙转身跪了：“奴婢知罪！”

底下的女子恭敬得几乎要将整个人伏在地上。不知为何，皇帝总觉得这个身影，那么熟悉那么熟悉。眼前仿佛瞧见那清秀的容颜，还有女子软软的声音。

蓦地一怔，落入眼帘的，是宫女熟悉的宫装，皇帝猛地回了神，空垂的手微微一动，终是收回。

璇玑依旧低着头，低低道了句：“奴婢知罪，望皇上饶了奴婢这一次。”

连声音都那么像……他仿佛有些恍惚，低咳了一声才开口：“朕让你觉得很怕？”

“回皇上，奴婢……奴婢刚从冷宫出来，怕身上还有不干净的东西，不敢接近皇上。”

皇帝却是略皱了眉：“江氏的婢女？”

“是。”

他又上前一步：“抬起头来。”

她眸子变得越发平静，脸上的伤痛瞬间隐去。抬眸对上男子刚毅的面容。

这还是她与他分开两年以来，她第一次以那么近的距离去看他。

两年他到底还是变了。

比之那时候，越发地让人看不透彻。今日没有穿朝服，只一件明黄的家常服，腰际挂着的，还是他的生母先柳德妃送他的那块和田玉。只是她编了送给他的穗子已经换下，如今的，是配了白玉珠的花穗，看起来倒是更配他的玉佩。

没有觉得特别的难过，他连她都可以不要，哪里还会在乎一条穗子？

在底下的女子抬眸的一瞬间，他内心那根紧绷着的弦似乎一下子松懈了下去。

原来不是她。

面前的女子，少了她的那分清秀。女子的眉宇之间，给人一种清冷的味道。

他像是略叹息一声，云儿的眼睛，似一汪清泉，比她的要清澈得多。而她